

宋元學案

上海文瑞樓印行

水心學案表

葉適

鄭氏門人
徐氏再傳
安定四傳

陳耆卿

吳子良

舒嶽祥

戴表元
別見深寧學案

林處恭

劉莊孫

車若水
別見南湖學案

王象祖

王汶

丁希亮

方來

周南

孫之宏

從孫
嶸叟

林居安

趙汝鐸

王植

滕成

孟猷

孟導

邵持正

陳昂

祖堯英

趙汝諱

夏庭簡

王大受

鄧傳之

附師曾丰

宋駒

王度

厲仲方

戴栩

孔元忠

父道

袁聘儒

趙汝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葉紹翁

毛當時

張垓

周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陳埴

別為木鐘學案

陳韓

戴許

蔡仍

吳子良

見下賓牕門人

陳亮

別為龍川學案

劉景

余嶠

項安世

陳景忠 並見晦翁學案

王綽

並水心學侶

尤煊

薛蒙

戴許

見上水心門人

蔡仍

見上水心門人

王文

見上水心門人

宋元學案卷五十四

餘姚黃宗義原本

慈谿馮雲濤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水心學案

上

祖望謹案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殆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瀉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斷斷其間遂稱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於辭章述水心學案

梓材案是卷原本併入永嘉學案自謝山別為水心學案

鄭氏門人 李節再傳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推高熙五年進士第二授平江節度推官召為太學正由秘書郎出知新州入為尚書左選郎官贊趙忠定定內禪還國子司業力求補外趙公貶先生亦降兩官奉祠起為湖南轉運判官知泉州召入權兵部侍郎丁憂服除權工部侍郎以用兵除知建

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兵罷奪職奉祠凡十三年而卒年七十四謚忠定

粹材案以上係紫洲原本以下則謝山所補也今合為一傳

開禧用兵之說起以人望召入朝先生當高熙時屢以大仇未復為言至是謂韓侂冑曰是未可易言也請先擇潁淮沿漢數十州郡牢作家計州以萬家為率國家大捐緡錢二十萬為之立廬舍具牛種置器仗耕織之外課習戰射計一州有二萬人勝兵三數年間家計完實事藝精熟二十萬人聲勢聯合心力齊同敵雖百萬不敢輕撓如其送死則長弓勁矢倚整以待當是時我不渝約挑彼先動因其際會河南可復既復之後于已得之地更作一重氣壯志彊實力足恃雖無大戰敵自消縮況謀因為運雖大戰亦無難此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可勝者也侂冑意方銳不聽先生上劄子曰我朝係積弱之後宣和之際以關陝驍悍之卒疑若可以分女真之功而卒不能自是以來京城陷中原失渡江航海莫有能與抗者其後有大儀順昌柘皋之捷始得定和完顏亮自殞始得以敵國並立則紹興隆興之際疑若可盡用其力以報女真之仇而卒不敢今欲改弱為彊作東南幸安之氣為問罪驛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誠宜深謀熟慮百前而不惜不宜一卻而不收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或謂敵已衰弱有天變有外患怵輕勇試進之計用龐武直上之策姑開先聲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變弱為彊誠無難者所謂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以修實政者臣伏觀渡

江之後非不欲固守兩淮襄漢而敵人衝突無常勢不暇及既議和則收兵撤戍有定約又不敢謀故淮漢千餘里常蕩然不自保今雖分兵就邊稍圖外向然我既能往彼必能來是時淮漢守備不全倉猝不過移治而專倚大軍迎敵勝負不可知要必扼江而後止如此則往者未足以係西北之望而來者已足以搖東南之心萬一搖動將何賴焉故臣欲經營潁淮沿漢諸郡各做家計牢實自守敵雖擁衆而至阻于堅城彼此策應首尾相接藩牆禦捍堂奧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言此所謂實政之一也四處御前大兵國家倚以為命歲費緡錢數千萬米斛數百萬東南事力盡矣譬如亭子所賴四楹一楹有闕累及三陲無獨全者其閒統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陳進戰退守必未能一一皆是若所委付果得人尤宜曉夕用心事事理會若其人未當則利害甚多伏惟陛下審之重之此兵幾三十萬未望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但一人真有一人之用淮漢能守此兵能戰數年之內制敵有餘此實政之二也圖此大事莫先人材陛下比年首以大事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極寡此未必皆怯懦首鼠不可任責也積安之久素所不習耳聞目見茫然生疏然天下亦非無知意才力願得自效者若淮漢千里果能固守四處大軍果能精練四方之才使之觀事揆策自能習熟易脆腐而為堅彊勁敵在前行者思奮此實政之三也至于號令賞罰黜虛崇實條目甚煩然總是三者則其餘可次第舉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仁宗英宗號極盛之世而不能得志于

西北二敵蓋以增兵既多經費困乏寧自屈已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樁之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間拓地進築而餉不及民熙寧舊人矜伐其美然陳瓘識切曾布以為轉天下之積耗之西邊邦本自此撥矣于是蔡京變茶鹽法括商賈所得千百萬內窮奢侈外熾兵革宣和之後方臘甫平理傷殘之地則七邑始立燕雲乍復急新邊之用而免夫又興自是以來羽檄交警增取東南之賦遂至八千萬緡多財本以富國財既多而國愈貧加賦本以就事賦既加而事愈散然則英主身濟非常之業豈以財之多少為拘近者詔書期于名實不欺用度有紀式寬民力永底阜康兩浙鹽丁既盡免矣而國用置司偶當警飭武備之際外人疑將復取臣以為必不至是參考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計而總覈之理固當然然國家之體當先論其所入或恃足以殃民則所出非經蠹國審矣今經總制月輸青苗折估等錢雖稍已減損猶患太重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用一半以上輸納貪吏展轉科折民窮極矣以此自保尚無善後之計况欲規恢宜有大資之澤伏乞詔國用司詳議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定所出和氣融浹小民自治實政與實德交修所以能累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改弱以就疆孰大于是蓋先生之意在修邊而不急于開邊整兵而不急于用兵而其要尤在節用減賦以寬民力時以為迂緩不用但欲借先生之名以草詔先生力辭已而皇甫斌李爽郭倬之徒出淮漢間俱大敗或不戰潰

先生歎曰所謂用兵乃如是乎于是乃出先生安集兩淮先生上狀樞府言濠盱楚廬安豐和揚七郡之民凍餓疾疫而死被敵驅掠而去或散為盜賊者不論其奔迸求活者尚三十萬家皇皇無所歸宿無以處之則地為棄地而國誰與守設今歲邊報復急此三十萬家者且盡喪其生春秋戰國之時畫國而守大為城邑小為壁壘百里之國皆有邊面南北六朝人在戰地者各有堡塢得自為家未有如本朝之混然一區無有捍蔽者一旦胡塵倖起星飛雲散莫能自保生聚蕩然故某昨于營度規恢之初謂未須便動且當于邊淮先募弓弩手耕極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列屋而居使邊面牢實敵人不得踰越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彼共之唯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縻以小職濟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令敵雖大入扣城不下攻壁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此謀果定行之有成何畏乎敵于是以先生兼江淮制置措置屯田初先王之至建康也討論防江事宜諸將各呈故事曰葺治戰艦曰布列岸兵曰栽埋鹿角曰釘設暗椿曰開掘溝塹皆數里而屯計步而守先生深憂之曰恐皆不足賴也夫此數者易耳其如人心已搖敵兵一至皆棄之走誰與力拒已而復傳金人南下淮民渡江億萬所在震動一日有兩騎偽效金裝躍馬江岸皆相傳曰敵至矣渡舟所纜離岸檣楫失措爭濟者攀舟至覆溺吏持文書至官皆手顫不能出語先生歎曰今竟何如吾乃知

建夫之徑履真非難事而逃亮之不得濟而殞者幸也乃用門下士滕成計捐重賞募勇士別渡江北劫其營于石跋定山上下之間凡十數往返倅載踵至士氣稍奮人心稍安金人乃解兵去而舟師之在江中者終無尺寸之功也然渡江之兵終苦無所駐足先生相度形勢謂石跋足以蔽衆石定山足以蔽靖安瓜步足以蔽東陽下蜀西護應陽東連儀真乃修其故塢收聚居民募兵共守敵若窺江則堡塢足制其後舟師之在江中者不至望風而走雖登岸擊逐亦有接應若攻堡塢則舟師之在江中者以彊弩前救之若舍堡塢而攻和滁等城則堡塢分出其前後以襲逐之且曰此近江第一層耳由此而北豪傑團結山水為寨者四十有七此時官司之力無緣周遍事稍有緒次第入保可矣是役也不用先生之言以取敗事急而出先生以救之然所營劫寨之策官司初不敢行先生為備陳南人唯長于此技且援北魏太武之言以證之彊而後可宣司猶深憂以為生事先生笑曰敵實不能戰也所以勝我由于此間之自為瓦解耳及行之而金人卒以此去時中朝方急于求和先生以為不必但請力修堡塢以自固乃徐為進取之漸而韓侂冑死朝事又一變許及之雷孝友本韓黨也至是畏罪乃反劾先生附會侂冑起兵端并以此追削卒棄疾諸人官而先生前此封事具在廟堂竟莫能明其本末蓋大臣亦藉此以去君子先生杜門家居絕不自辯也嘗歎息曰女真崛起曩彊據吾太平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使其復為天祚盛極將亡他人

必出而有之不可畏哉蓋其先見如此修○雲濤案謝山學案創記先生著有習學記言五十卷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制科進卷九卷外彙六卷荀楊問答

祖望謹案許及之雷孝友之劾先生也當時無以為然者自方回始據之以詆先生其意特以先生論學有所異同于朱子遂拾小人之說以毀之宋史亦不復白其誣予續修學案始別為立傳而特詳具其事跡以明之

總述講學大旨

因范育序正蒙述此篇

道始于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易傳雖有包犧神農黃帝在堯之前而書不載稱若稽古帝堯而已

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左氏載尤詳堯敬天至矣歷而象之使人事與天行

不差若夫以術下神而欲窮天道之所難知則不許也

次舜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舜之知天不過以器求之日月五星齊則天道合矣

其微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人心至可見執中至易知至易行不言性命子思贊舜始有大知執兩端用中之論孟子

尤多皆推稱所及非本文也

次禹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洪範者武王問以天箕子亦對以天故曰不畀繇洪範九疇乃錫禹洪範九疇明水有逆順也孔子因箕子周公之言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歎治有興廢也前世以為龍馬負圖自天而降洛書九疇亦自然之文其說怪誕甚至有先天後天之說今不取

次臯陶訓人德以補天德觀天道以開人治能教天下之多材自臯陶始

禹以才難得人難知為憂臯陶言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卿大夫諸侯皆有可仕翕受敷施九德成事以人代天典禮賞罰本諸天意為相與共行之夏商周一遵之

次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其言性蓋如此

次伊尹言德惟一又曰終始惟一又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湯自言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興爾有眾請命伊尹自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故以伊尹次之

嗚呼堯舜禹臯陶湯伊尹于道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庶均有之矣

祖望謹案學統似不應遺傳說

次文王肆戎疾不殄烈假不遐不聞亦式不諫亦入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

保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備道盡理如此豈特文王為然哉固所以成天下之材而使皆有以充乎性全乎命也

案中庸言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鳥至于高魚超于深言文王作人之功也德輶如毛舉輕以明重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言天不可即而文王可象也古人患夫道德之難知而難求也故自允恭克讓以至主善協一皆盡已而無所察于物也皆有倫而非無聲臭也今顛倒文義指其至妙以示人後世冥惑于性命之理蓋自是始不可謂文王之道固然也

次周公治教並行禮刑兼舉百官衆有司雖名物卑瑣而道德義理皆具自堯舜以來聖賢繼作措于事物其該括演暢皆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公與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統歷然如貫聯不可違越

次孔子周道既壞上世所存皆放失諸子辯士人各為家孔子蒐補遺文暨典詩書禮樂春秋有述無作惟易著彖象

舊傳刪詩定書作春秋子考詳如明其不然

然後唐虞三代之道賴以有傳

案論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而考孔子言仁多于他語豈有不獲聞者故以為罕邪

孔子歿或言傳之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

案孔子自言德行顏淵而下十人無曾子曰參也魯若孔子晚歲獨進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歿後德加尊行加修獨任孔子之道然無明據又案曾子之學以身為本容色辭氣之外不暇問于大道多遺略未可謂至又案孔子嘗言中庸之德民鮮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為遺言則顏閔猶無是告而獨闕其家非是若所自作則高者極高深者極深非上世所傳也然則言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必有謬誤

孟子亟稱堯舜禹湯伊尹文王周公所願則孔子聖賢統紀既得之矣養氣知言外明內實文獻禮樂各審所從矣夫謂之傳者豈必曰授之親而受之的哉世以孟子傳孔子殆或庶幾然開德廣語治縣處已過涉世疏學者趨新逐奇忽亡本統使道不完而有迹

案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故曰開德廣齊滕大小異而言行王道皆若建瓴故曰語治驟自謂庶幾不見諸侯然以彭更言考之後車從者之盛故曰處已過孔子亦與梁邱據語孟子不與王驪言故曰涉世疏學者不足以知其統而襲其迹則以道為新說奇論矣

自是而往爭言千載絕學矣易不知何人所作雖曰伏羲畫卦文王重之案周太卜掌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畫非伏羲重非文王也又周有司以先君所為書為筮占而文王

自言王用享于岐山乎亦非也有易以來筮之辭義不勝多矣周易者知道者所為而有司所用也孔子為之著彖象蓋惜其為他異說所亂故約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點異說之妄以示道德之歸其餘文言上下繫說卦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前或在孔子後或與孔子同時習易者彙為一書後世不深考以為皆孔子作故彖象揜鬱未振而十翼講誦獨多魏晉而後遂與老莊並行號為孔老佛學後出其變為禪喜其說者以為與孔子不異亦援十翼以自況故又號為儒釋本朝承平時禪說尤熾豪傑之士有欲修明吾說以勝之者而周張二程出焉自謂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無極太極動靜男女太和參兩形氣聚散絪縕感通有直內無方外不足以入堯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為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啟教後學于子思孟子之新說奇論皆特發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鋒銳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則道之本統尚晦不知夷狄之學本與中國異

案佛在西南數萬里外未嘗以其學求勝于中國其俗無君臣父子安得以人倫義理責之特中國好異者折而從彼蓋禁令不立而然聖賢在上猶反手惡在校是非角勝負哉而徒以新說奇論闢之則子思孟子之失遂彰范育序正蒙謂此書以六經所未載聖人所不言者與浮屠老子辯豈非以病為藥而與寇盜設郭郭助之捍禦乎嗚呼道果止于孟子

而遠絕邪其果至是而復傳邪孔子曰學而時習之然則不習而已矣

案浮屠書言識心非曰識此心言見性非曰見此性其滅非斷滅其覺非覺知其所謂道固非吾所有而吾所謂道亦非彼所知也予每患自昔儒者與浮屠辯不越此四端不合之以自同則離之以自異然不知其所謂而彊言之則其失愈大其害愈深矣予欲析言則其詞類浮屠故略發之而已昔列禦寇自言忘其身而能御風又言至誠者入火不燔入水不溺以是為道大妄矣若浮屠之妄則又何止此其言天地之表六合之外無際無極皆其身所親歷足所親履目習見而耳習聞也以爲世外瓌特廣博之論置之可矣今儒者乃援引大傳天地絪縕通晝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思誠之不可揜孟子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道蓋若是也譽之者以自同毀之者以自異晤末

矣
以上謝山補

水心習學記言

舜言精一而不詳伊尹言一德詳矣至孔子于道及學始皆言一以貫之夫行之于身必待施之于人措之于治是一將有時而隱孔子不必待其人與治也道者自古以爲微眇難見學者自古以爲纖悉難統今得所謂一貫通上下萬變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雖極亂大壞絕滅盡朽之餘而道固常存學固常明不以身歿而遂隱也然予嘗